

【彪郊】北伯侯夫人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694418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694418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
Category:	F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 RPF
Relationship:	彪郊
Character:	崇应彪 , 殷郊
Additional Tags:	性转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09 Words: 8,744 Chapters: 1/1

【彪郊】北伯侯夫人

by [Fnegnyiy_012](#)

Summary

右位性转

0

这贼老天天妒英才！

崇应彪唾出一口血水，挣扎着用剑支撑起身体。他就要死了，但身为侯爷死也要有侯爷的风骨。战场中，将帅的红披风过于显眼，对面又射出几只箭。他打掉了几只，实在是提不起力气了，右胳膊中了箭，周围有人在喊他的名字。

是回光返照吧。崇应彪想起老人说，人死时会见到自己心中最挂念的人。他最挂念的人是谁。是他死于自己之手的父兄？是早逝的母亲？还是……

是殷郊啊。

01

北伯侯府是朝歌的世家望族，崇应彪是前任侯爷的小儿子。民间常说小儿子大孙子，老人家的命根子。但在这种世家子弟中却完全相反。在北伯侯府，独一份的只有他的哥哥。

殷郊是公主，佩金带紫雍容华贵。差点忘了，传说她还有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姬发。不过崇应彪认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他并不在乎公主心属于谁，只要驸马是他就行。

自小他就知道想要什么东西就要去争去抢，天上可不会掉馅饼。老天爷也不会待他那么好。其实他小时候也见过殷郊几次。每逢佳节，侯府都要带着家眷进宫。小时候的崇应彪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袄子，兴高采烈地跟在父兄后面。一层层关卡后，他终于见到了坐在

王后身边的小公主。小公主身边跟着一群人，他们挤在一起说着小话。待王后转头警告，又正襟危坐一副乖巧的模样。

崇应彪跪在殿下偷偷抬头，恰好和公主圆不溜滴的眼睛撞个正着。公主一愣，冲他笑了笑，黑不溜对的眼珠子却亮得出奇。还未等崇应彪回应这份友好，头就被父亲狠狠按了下去，在地上碰出巨响。周围的人似乎都吓了一跳，公主也是如此。王后皱了眉头，说让老侯爷不必计较礼数。明明在殿下跪着，崇应彪却觉得自己被扒光了躺在中心，所有人的眼球都在他周围漂浮。那一刻他甚至恨起了公主。也是奇怪，殿内那么多人唯独就记恨起了公主，还恨起了那浓墨重彩漂亮的瞳仁。

这之后，王宣四大伯侯入宫。要为公主殷郊挑选玩伴，让他们择一个儿子入宫。于是崇应彪带着一卷铺盖就这样入了宫。进去了他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枚弃子，是殷寿制衡伯侯的手段。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，唯独在公主那里变成了秘密。她愚蠢又天真，天真到令人恶心。所有人都纵容着她，尤其是西伯侯的二公子姬发。

有时候崇应彪会依在门栏边，看着姬发对愚蠢的公主说些蠢话。他总是忍不出嗤笑出声，继而和姬发打斗起来。公主这时候就会在旁边看着，她对于他们的打斗从不制止，兴致来了还会加些彩头。好像他们在她眼里都一样，但又怎么可能一样。他崇应彪可从来没有得到过公主的伤药。

年岁到了，他们开始随着王出战。姬发那小子出战前磨磨唧唧不知道搞些什么，崇应彪好几次看见公主在和他说什么。紧贴耳边笑眼盈盈，发育较好的身体依靠在肩甲，说到激动处还冲着那个农夫挥了几下拳头。崇应彪有些讨厌自己那过好的视力了，连那个农夫紧绷的肩膀无处安放的手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越来越不爽，那个小子除了那张嘴会说还有什么？在战场不是光靠嘴就行的，姬发得意不了几天。不过他连这两天都忍不了，频繁地找茬就连从不掺乎他们之间的公主也冒了出来。

“崇应彪！”

“哟，连公主都来了。怎么姬发那小子扛不住了，靠女人啊！”习惯性的挑衅在看到殷郊烁烁的眸子时有些后悔，又有些忿忿。“公主如果是为了姬发，还是早些回吧。这里不是公主该来的地方。”

“姬发才不是那样的人，是我想来找你的。”被扯住的小臂让崇应彪离开的脚步僵住。他没有动，依旧维持那个姿势。

“这几天，就这几天可以放过姬发吗？”公主有些急促，从声音就能听出的着急。崇应彪觉得自己可笑，冷哼一声将小臂从公主手里抽出。碰上那双慌张眼神，心下突然畅快。

“不。我为什么要放过他，这于我并无好处。公主……”

“那我给你！我给你好处。”

他又看见了那双眼睛，从初见便恨得牙痒的漂亮瞳仁。

02

公主的一个承诺换取了崇应彪战前的安宁。姬发自然发觉了这几日的不对，故意挑衅过，也套过话。但都被崇应彪意味不明的笑和云山雾罩的话打发走了。瞧着姬发愈发急躁，他愈发称心快意。不过，这种愉悦在看到姬发出征带的侍卫后戛然而止。

他发现的太迟了，在到达战场才发现姬发身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崇应彪觉得这里的人都是蠢蛋！为什么连公主混入都发觉不出。他被气疯了，不顾主帅就拎着姬发的领子向上

冲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，公主拉住他急切地在耳边呼唤着“崇应彪崇应彪……”

崇应彪！

薄雾所遮掩的眼前清明起来，急促的心跳回归正常。崇应彪看向了呼唤他的人——殷郊。原来那不是回光返照，真的是殷郊。

“你怎么会来。”重伤的人嘴依然是硬的。

“收尸。”殷郊白了他一眼，默默将他搀扶起来，递过来一个水壶。

崇应彪环视着周围的环境，是一个狭小的山洞将能容下两人。洞口边还拴着一匹马，马上绑了些干粮与水。不难猜出，是殷郊将昏迷的他运到这里来的。至于怎么救出他，又怎么运到这里的，他也无心去问。

“你应该去找他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还能是谁？惦记着北伯侯夫人，找了你这么多年，还将我逼至此境的……”殷郊停下了手中的活冷冷地看着崇应彪。目光太冷了，将他未说完的话冻结住。崇应彪啧了一声，重重地躺了下去，后背与大地发出响声让门口的马都侧目。

“放心吧，我不会走的。”背过身的崇应彪听见殷郊的话，心中不是滋味。趁着殷郊忙活着生火，他悄悄瞄了几眼。哪怕现在的殷郊灰头土脸，她依旧很漂亮。从之前就很漂亮，只是他一直不愿意承认。不过年少的崇应彪觉得他承不承认都没有关系，反正会有人天天贴在公主旁边夸她。就像现在他依旧不承认，但某个跟在他屁股后面穷追不舍的人嘛，怕不是想要的发疯。

想到这，他心情又好起来了。那个乡野村夫再想要又如何，人已经是他崇应彪的了，至少曾经是。想着想着他又陷入了昏迷。

“崇应彪，你答应过我！”怕被人发现，压低到极致的声音。

“我可没有答应过你这个！你疯了，姬发也疯了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，你不知道他还能不知道吗？你来了之后王后知道吗？王知道吗。我要禀报，要上函，你该回去了。”

“当然！母后知道，姬发也知道。我们是商量好的，我现在是男子的身份。我的身手不必你们差，不需要人保护。”殷郊连忙捂住崇应彪的嘴，小声说道。虽然地方私密，但就怕周围潜伏有心人。

胡闹。崇应彪觉得公主蠢到无法拯救，他的牙根开始痒了。

“这次我是瞒着父王来的，我只是想让他知道你们能做的我也可以。”殷郊局促地咬住唇瓣，企图打动这个铁石心肠的人。

蠢货。崇应彪在心中又骂了一声。只有这个蠢货公主才会那么在乎王。不管是王后，姬发还是他都能看出王并不在乎这些，他在意只有公主是否能带给他最大的利益，在乎的只有公主是否能帮他拉拢朝臣。只不过，他们都没有说。

“再加三个承诺。”

03

被突如其来的鸟叫声吵醒，崇应彪眯着眼适应着清晨的光线。身体还未恢复，每日都要依靠殷郊给他换伤药。他想自己做。不过在自己挣扎着起身将包扎好的布条染湿后，便被剥

夺了权力。他的脾气就像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，嘴上逞强说自己可以。殷郊拿他无可奈何，只好抱着臂看他一个人别扭地包扎。在撕裂伤口后还继续逞强用嘴将布带勒紧。殷郊的拳头握了又握紧了又紧，还是没忍住上了手。

她将崇应彪包地破破烂烂的伤口重新上了药，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伤口周围，又吹了吹浮在上方的药粉。崇应彪低头看着她的动作，她的头发并未完全束上，有两缕勾下来垂在颊边。像极了春柳的枝条，摇摇晃晃缠得人手痒。他摩挲了两下手指，微微抬起手。触及殷郊不解的目光后猛然将手收回去，脸撇在一边，嘴上嚷着公主包扎技术不行把他弄疼了。这回可没人纵着他，狠狠挨了一巴掌。

从那之后，给崇应彪上药变成了殷郊每日功课。她有的时候也疑惑，明明自己够用心了为何崇应彪的伤起色不大。她不知道，崇应彪自然也不知道。

现在外面是什么处境崇应彪没有问，猜也能猜得差不多。破败之势无法逆转，他一个孤寡主帅又能做什么呢？那又不是他的王朝。不过，对于殷郊来说可就不是这样了。

“公主，还待在我这个旧朝侯爷身边做什么？”他还真是见不得自己清闲，窝在一边闭目养神的殷郊想着。

“早就不是公主了，也就你喜欢这么叫。”从父王将她嫁出去的那刻就不是公主了。崇应彪不是驸马是北伯侯，而她是北伯侯夫人。只有他一直称呼自己为公主，也不知道是他看不清形势还是故意的。

“喜欢这么叫的人多着呢。之前不是就有人从早到晚的叫着，殿下？公主？哦，记性不好忘了，他叫的是殷郊。”

“北伯侯夫人。你不是喜欢别人这么叫我吗？继续叫吧。”殷郊深知她这个丈夫脾性，要是不打断他能将十几年前的事拿出来讲。

北伯侯夫人。他确实喜欢别人这样称呼殷郊，但他更喜欢叫她公主。他知道殷郊不愿嫁他，如果没有当年的事她也不可能嫁他，但命运两字说不清道不明。四大伯侯还不是只剩下他，其他的叛大的叛跑的跑。只有他够狠。

得知他弑父和自己许配给他是同一天，王后摸着她头说着可怜的娇娇。五雷轰顶都不能形容当时的殷郊，一夜之间全变了。她想不明白父王为何会那样，为什么会逼迫他们，也想不明白崇应彪如何下得了手。

当夜她便去找了那个人，可在见到满地的酒壶和月色下的人时又只剩下叹息。殷郊坐在崇应彪旁边一言不发，只是静静坐着。崇应彪对于她的来访无动于衷，瞟了一眼便作罢，继而往肚子里灌酒。他喝了不少，神志却清醒的要命。心神跌宕头晕目眩就是醉不了。头发早已凌乱，从影子来看就是一个颓败的失意人。

那天的月是上弦月，冒出个尖尖。月光像洗净的绸缎铺到地面，冷硬的地面都变得柔软。在清醒的神志里，他记得自己问公主是不是瞧不起他。

“是。”

不出意料，嗤笑两声后又问她为何过来，又为何一言不发。

“不知道。只是觉得我不应该走。”

他妈的，崇应彪在心里骂着，仰头灌了一口酒。

“你又在想什么？”殷郊从外面进来手里提了只野鸡，崇应彪无比自然地接过野鸡开始拔毛处理。这几日一直都是殷郊出去打猎，崇应彪则被养在山洞里，偶尔做一些打扫清理的活，他可不指望公主能做这些。

“今天的这个怎么做？烤还是煮。”殷郊蹲在崇应彪左侧，看着人手起刀落生禽就变成了肉品。她心里感叹着姬发说崇应彪是猎户也没有错。

“昨天不是想吃炖的，锅也有了。”

殷郊似乎想到了今晚的美味，眼睛都眯了起来，脸上的酒窝小小的像枚钉子，钉进心里。

妈的，混成这个德行了。崇应彪手下的刀又用力了几分。以前想吃什么吃不到，如今沦落到公主要陪他吃野味。

崇应彪的手艺还是不错的，殷郊吃完后摸了摸肚子幸福地躺在简易床上。这还是崇应彪将她之前打猎弄得皮毛扒下来，洗干净缝制而成的。在这待得愈久，殷郊发现崇应彪的技能也越多。他总能带给她很多惊喜。

母后之前与她说过，嫁给崇应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但她不听，一心想着让父王收回成命。直到母后的死亡才让他彻底清醒过来。

[公主殿下，此案已查得明明白白，是王后私自出宫时遇到了山匪。王已经下令捉拿那些山匪了，公主节哀。也请公主不要打扰王了，王国事繁忙。你不心疼，我还心疼呢。]那狐媚的模样，殷郊至今忘不掉。她跪了一夜想求父王彻查此事，一定一定是有人故意刺杀母后。怎可能是这可笑至极的理由？一国之母竟被几个山匪刺杀？

可出来的却是那个宠妃，泪水雨水分不清，一起流淌进了五脏六腑。她提着剑想要杀了那个蛊惑君心的宠妃，但她拿什么敌过一国之主。等待的只有一抬婚轿。

锣鼓冲天，热闹非凡。北伯侯府却是一片寂静。脚步声渐行渐远，殷郊知道父王的人手撤了。紧接着一个人进来了。

“公主说的话还算数吗？”

“第一个承诺是别死，至少今天别死。”

殷郊现在都不知道崇应彪为何会许个那个承诺。他这个人最吝啬了，惯会拿着当初诺言威胁她。

不过，已无所谓。

05

其实崇应彪对她挺好的。

殷郊喂着马料，透过缝隙眼飘向里面整理残骸的崇应彪。他不约束她，得了什么珍奇宝物也全然奉上。除了有些时候爱犯些病，他们这些年称得上相敬如宾。

与其他夫妻不同的是他们的寝院砌了一面墙。一边是崇应彪一边是殷郊。刚成婚的那几年他们时常吵架，她骂他非君子之行，他说她愚蠢妇人之仁。唇枪舌战，面红耳赤，互不相让。

北伯侯府灰蒙蒙的，寝院也灰蒙蒙的，唯独那面墙是红砖砌成，是这唯一的鲜亮。殷郊讨厌这里的灰，每次吵完架后都会坐在墙根。崇应彪学着她的模样攀坐在墙上，提溜着一壶

酒端着一盘点心。他这人最是讨厌。旁人越生气他越是得意。殷郊气鼓鼓，怒目远视坐在她上方的崇应彪，没有威慑到人反而把他逗笑了。从上方递来一盘点心，可点心得到的只有怒冲冲的后脑勺。他也不恼，对月当饮，直到酒壶被夺走。

他们坐在那里，世间的喧嚣、混乱都被那道墙隔绝，只余下寂静。她曾以为那会是永恒。

成婚五年，相识八年，满打满算十三年。殷郊算起来也觉不可思议，她与崇应彪……看着久病不愈摇摇欲倒的姻缘树，苟活到现在。可她不知，有个小人天天举着铲子和水壶在不被发现的角落里松土施肥，嘴里还念叨着怎么还不好。

噼里啪啦锅碗碰撞中，崇应彪骂骂咧咧的声音脱颖而出。殷郊知道，这是崇应彪在叫她。将最后一口草料喂尽，埋头窝在马颈，马调皮地舔了舔她的脸，殷郊被逗得咯咯笑。崇应彪靠在里面，也勾起一抹笑。

06

殷郊在婚前许给了四个承诺，婚后又被人骗取了两个。

姬发带着父兄回到西岐前曾找过她，谁知崇应彪怎么找来。没有法子，她放下脸面冲他求情，也做好了带着姬发强行冲出去的打算。但崇应彪这个人就像她说的那样，根本摸不准。他照常嘲讽了两句，沉着脸用她的两个承诺换取了姬发。在这场事故中唯一衬得上伤害的就是，他将她的手捏青了。

殷郊不解，他拿着那几个承诺又不用，偏偏还爱向她要。承诺履行的方式也奇奇怪怪。

“第二个承诺，弹琴，就现在。”

什么？殷郊完全想不透他，他有的时候拿承诺珍贵如和璧隋珠，现在又如同儿戏一般。

“只给我弹，只有我。”崇应彪又重复了一遍，让下人将他重金寻来的琴奉上。

他是认真的。被逼上架的殷郊想，才好呢，最好所有的承诺都像现在一般简单。等他把这些承诺花完她就不搭理他了。还是带着怨气，任谁被突然闯入后硬塞给一把琴心情都不会好。强撑着情绪，拨弄了几个音。

“不是这首。那个当当当的。”

抚琴的手停了下来，殷郊心中莫名有些气。不知崇应彪在外头哪里听的曲子，听不够回来还要她来弹。双手拍在案台，起身。

“不会。不弹了。”

低头玩弄扳指的崇应彪脸色瞬间沉下去。他不作表情时压迫感便凸显出来，冷冽如北蛮的飓风。倾身上前，阴影将她笼罩，双手扯着胳膊强行将殷郊拽到怀里，头抵到耳边，不顾她的挣扎。

“不会？之前不是弹得挺好吗，到我这里就不会了。”准备给崇应彪一肘的身体僵住了。当真是莫名其妙。

“我什么时候给你弹过。”

此话一出口，崇应彪被怒火冲昏的头脑清醒了。他张了张口，什么也没有说。松开殷郊，哼了一声拂袖而去。走到半道猛然停住脚步，折了回来将琴抱走，连遮琴的琴布都没给人留下。

“既然不想弹之后也别弹了。”

殷郊觉得一头雾水。她说的是实话，她确实没有给他弹过琴。换句话说，她只给母后弹过。之前为了给母后惊喜也只是让姬发给她当陪练。崇应彪是从哪里听来的？

是啊，崇应彪从哪里听来的。他那可怜又骄傲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说出。

殷郊不是那种计较的人，她的钝感力强到完全注意不到崇应彪的小情绪。但她的直觉又告诉她某人不对劲。

“我想起你说的那个当当当的了，那是我给母后的祝寿曲。现在弹给你听。”

“不用。”

“不算承诺。”

“……好”沉默半晌后，装作不经意间追问。“这支曲子是献给王后的？不是给旁的人”

“当然，只有母后喜欢听我弹琴。”崇应彪的心情又好了起来，嘴角压也压不下去。

“我也喜欢。”看到殷郊茫然表情，补充道：“我也喜欢听曲。”

探子报得也不属实，那个农夫就只会臆想吧。崇应彪手随着曲打着节奏，郁气随之而去。

“崇应彪，你剩下的那几个承诺什么时候用。不会要等到死吧。”端着碗的殷郊突然想到。

崇应彪眉头紧蹙，他不喜欢这个说法。“死你也摆脱不了我。早着呢，时间还长。”随手又给殷郊加了勺汤。

“不过你现在拿着那几个承诺也没有用。”塞得满满地腮帮子一动一动，“我，被废的前朝公主。唯一顶得上点的头衔还是你的北伯侯夫人，现在也没什么用了。如今看来也就只能帮你打点猎了。”她说得坦荡，好似在说玩笑话。但崇应彪却像被刺了几刀一般，浑身不得劲。

妈的，他这辈子没有觉得亏欠谁，竟被这几句话说得难受。他不亏欠任何人，成王败寇谁都懂，是她自己跟着他的，与他何干。“以后在说。公主可不会食言。”

早就不是公主了。殷郊心里吐槽。天天待着这里不是吃就是睡，活得已经和外界隔绝了。能说的上话也就剩了彼此。

“喂，崇应彪！”

被叫声引得转身。洞口外的太阳还未落下，残留的光撒了进来。光似乎格外偏爱她，亲吻在脸颊。连发丝都得到了一些爱意，晕住一层浅金。她在那光下笑得肆意，说

“可别死了。”

07

她是什么意思？

崇应彪在脑中构思了所有可能，唯独排除了字面意思。他知道，公主并不像他嘴上说得那

么蠢。在抛弃父亲这道枷锁后，她看得反而要比别人更远。殷寿让她做笼中鸟，她便真装作北伯侯夫人的模样替他打点。期间也装过恩爱夫妻骗那些宗族放权给他，那时他就想不明白。现在，更想不明白。

飕飕刺骨的寒风像在嘲笑他庸人自扰。可在崇应彪的认知里，不会有无缘由的好。人们总想在他身上剜下一块肉，他的父亲想要他为兄长铺路，殷寿想要用他杀鸡儆猴，其他人想要借他攀附权贵……一切东西都标好了价格。她又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呢？

“你究竟想要什么。”

茫茫夜色，惆怅的叹息渺渺无影。

她想要的太多了，想要天下太平、想要母亲、想要时间回溯。但这些都太难了，只好退而求次选择送父亲前往黄泉路。

08

没有过多的时间让崇应彪去悲伤春秋。意外发生在某个清晨，崇应彪和殷郊还在为早上谁起得晚打着嘴仗。隐约传来的震动和尘土让两人瞬间警惕。殷郊像是知道什么，她的眼里流露出的震惊令崇应彪疑惑。

不过，时间紧。他抱着殷郊上了马，屋内的东西来不起带走，只好将昨晚的火堆燃了起来。拿着火把将周围的一切点燃。马虽驮着两人，可身后的火墙也能为他们抵挡一部分追兵。

“姬发派的人。”咬牙切齿，勉强从嘴中挤出了几个字。

殷郊的后背抵着他的胸膛，能听见那如锣鼓般的心跳。她抿着嘴，紧张道：“也许，不是他呢。”

崇应彪冷笑道：“前朝公主，殷寿唯一的血脉。北伯侯，尚了公主的驸马。这个世界上最想杀了我们就只有新任掌权者。”

“可他不是那样的人。而且他知道我们不会有后代，殷寿的血脉会在我这里断了。”殷郊难得的激动，她根本不敢相信、也不想相信姬发会派人来追他们。

“他为什么会知道。”手中一紧，缰绳紧绷，步伐慢了下来。崇应彪觉得心冷。如果是殷郊透露的，那么他们根本没必要跑。

“我救你回来的路上，碰上了。”她说得很犹豫，多年夫妻她当然知道崇应彪的自尊。宁可死了也不愿姬发放他一命。

“然后呢？你觉得他没有变，还是当年那个跟在屁股后面当公主侍卫的姬发。觉得用我投诚是个不错的选择，觉得欺骗我很好玩，觉得什么公主，北伯侯夫人都比不上皇后？”气急攻心，他已经开始口无遮拦。

“停下来！崇应彪！我说停下来！”

啪——

崇应彪的侧脸起了一片红。后面马蹄声愈加的近了，两人还是站在原地，僵持着。

“是我说的，是我让姬发放过你，是我让他放我们走，是我相信他。那又怎样，大不了我陪你死。”

殷郊将绑在腰侧的匕首递给崇应彪，盯着他的眼睛道：“你亲自动手。不要侮辱我，你这样让我觉得恶心。”

手里的匕首被夺去。“恶心？好啊，我自然会亲自动手。我的人生死都要在我手里。”

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，等待着最终的审判。

来得人果然是姬发，崇应彪却连个眼神都不屑给。他拉着殷郊的胳膊在她耳边说，看到了吧这就是相信的男人。他渴望从那张脸上看到失望，破碎的表情，甚至有些兴奋，哪怕代价是他的生命都甘之如饴。让人失望的是，殷郊并无反应。

姬发向后挥手示意停下，卸下马背上绑着的黄袋，亲自递了过来。

“我答应你的。”他看向的是殷郊，递的也是殷郊。面上诚恳又深情，看得崇应彪一阵作呕。

殷郊心中泛起愧疚，她觉得自己被崇应彪传染了竟会怀疑姬发。上前便想接过，但身后坠着她的那只手令她寸步难行。

“崇应彪！”

有些人生气依旧好看，崇应彪还能出神想到这里。

“我来吧。毕竟这是给我夫人的。”

“殿下。”姬发将手收了回来。“给的是殿下。”

真是可笑。崇应彪不屑地偏了头，这个人在他面前装什么。

“我夫人的东西自然也是我的，作为丈夫帮她拿，合情合理。”在丈夫两字加强了重音，崇应彪满意地看到姬发皱起了眉头。

“殿下不信我。”用得是肯定的语气，可皱起的眉头却不是这么说。殷郊想要上前说两句，但她被崇应彪死死拽住。回头就是那个人犟得不行的表情，浑身紧绷，好似下一秒就要冲出去。她太了解这个人了，叹了口气。

“劳烦武王了，近日胳膊有些许酸痛。还是让他帮我吧。”

熟亲熟疏，分明了。崇应彪得意地向前伸手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，交过来的不是包裹而是架在脖子上的剑。

殷郊咬着唇惊恐的表情已说明一切。姬发觉得自己变成了可怜人。他的视线终于移到了崇应彪身上，他是故意的。故意让他看见那柄冲着他的匕首，故意露出破绽。这个人打定主意无论活着还是死了，都不让他和殷郊好过。

如果如果殷郊真的向他，那让崇应彪死在这里是个不错的想法。

可惜了。

东西移交给殷郊，马蹄声远去。崇应彪又挨了一巴掌，他也不恼，扯着嘴笑着亲上去。是他的了，终于是他的了。

殷郊接到崇应彪的时候，他已经昏迷了。从那群训练有序的将士们手里救出他并不容易，她也想着算了，陪这个人死了算了。但又不知道哪来的气，想着崇应彪这个混蛋死前也不知道骂自己什么呢。不让他清醒一下，自己岂不是陪他白死了。硬撑着一口气，带着人冲出重围。在精疲力尽时遇到了姬发。

他和多年前看起来没什么差别，不过更沉稳，更看不透了。他救起了她，叫她殿下，说等他攻进去就帮她把母亲的牌位从宗室取出，说他这些年很想她，说他怀念以前一切在军营的日子。口才很好，往日一幅幅画面像画卷一般展开在殷郊眼前。那确实是值得人怀念的一段时光。可那是过去，殷郊攥紧崇应彪出征前递给她的私库钥匙想着。

犹豫地问姬发能不能看在往日同袍的面子上放过他。她保证，和崇应彪这一生都不会出现在他面前。

“我们这些年的交情，你要和我说这些吗？”姬发脸上的笑僵住了。

自己这张不讨喜的嘴还是闭住比较好。殷郊木讷地闭住了嘴。

“在这里待两日吧，他的伤比较重。这几日都醒不来。”

姬发晚上又来寻她了，带着一小壶清酒说是叙旧。他身着一身白袍，样式和当年在朝歌的服饰很像。喋喋不休和她说些什么的样子也和当年很像。只是很像，不一样了。

“原来时间真能改变一切。”寂静下来后，姬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。

他向殷郊这边倾过，距离越来越近，见殷郊只是迷惑地看向他。心中黯然，又坐了回去。

待他坐回去后，殷郊才反应过来姬发意味。她瞬间涨红了脸，原谅她，她和姬发一向清清白白。认为他和崇应彪那种色鬼投身的不同，要是崇应彪向她倾过来，她早就一巴掌打上去了。虽然某人会把她的手拿下，强行在脸上吧唧一下。

“你爱上他了。”

“谁？”

笑而不语。

殷郊很慌张，她出了问题。

她决定第二日便带着崇应彪离开这里。

番外段子

01

殷郊不能生育这件事，崇应彪很早就知道了。她没想瞒着他，他也不在意。

对于父亲这个角色他很陌生，也没有把握做好。他不想殷郊有个好母亲可以做榜样，在他的回忆里父亲不过是一步之遥的陌生人罢了，甚至不如陌生人。他无法想象自己会怎样对待他和殷郊的孩子。但还是不一样的，他肯定不舍得那样对待殷郊的孩子。

她总归不一样。

02

殷郊喜欢提及她年少时，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。崇应彪羞于提及自己的那段岁月，他的

童年是被冷落、被排斥、被放逐到噩梦中的。那段时光日子被他藏匿起来成了秘密。他与殷郊就是两块拼凑起来的积木，他不愿提童年，她不愿提现在。除了吵架，他竟不知要与她说些什么。说那些一起在军营的日子，可那都被姬发说烂了，他不屑再说。而且他是怨恨那个人的，那个人只会助长她的幻想和希望，带来的也只有痛苦。

崇应彪最是了解幻想被打破的绝望，他多次想和殷郊说些什么，可他也是胆小鬼。只能沉默地待在人群，看着王后和他们给她编织着梦。成为最亲密的关系后，他总要和她说话吧。为此他曾隐晦问起身边的将士，问他们是如何与妻子相处的。那些答案五花八门，什么妻子唠叨总有说不完的话，什么妻子爱撒娇总要他说尽好话，还有什么妻子探究欲强总要他汇报身边的奇谈趣事。不耐烦中，提取了一些用得上的。

他专门为她积攒了些话题和谈资。晚饭后，他叫住了殷郊。在她惊讶的表情中，用最僵硬刻板冷漠的语气说他听到的八卦趣事。崇应彪觉得自己如同一位新手学徒提着的木偶一般，丑陋不堪入目。真没意思，第一次觉得自己做了个蠢决定。可他还是将自己准备的稿子背完了，这时候他甚至不敢去看殷郊起身便想离开这个尴尬之地。

可是他的袖子被拉住了。

“然后呢。那个官家小姐和情郎跑了吗？”

胸口的叶子颤动了。

后来，他身边的将士都在疑惑北伯侯怎会爱听一些闺中之事。他哪有什么兴趣，爱屋及乌罢了。可笑的是，他不知道殷郊对此也毫无兴趣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